



# 焦氏易林

(汉)焦延寿撰

芮执俭

注译

注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焦氏易林》注译 / (汉)焦延寿撰 ; 芮执俭注译

— 兰州 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226-04787-3

I. ①焦… II. ①焦… ②芮… III. ①占卜—中国—古代 ②《焦氏易林》—注释 IV. ①B99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8291 号

责任编辑: 宋学娟

封面设计: 雷们起

《焦氏易林》注译

(汉)焦延寿 撰 芮执俭 注译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 32.125 插页 5 字数 777 千

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000 册

ISBN 978-7-226-04787-3 定价: 120.00 元

(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)

## 再版说明

本书2001年10月出版以来,承蒙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、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陈良运教授盛誉。并在2002年“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”期间举办的易学书展上博得好评,入选当年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《周易研究·新书架》专栏推荐书目。陈教授在2004年“北京—中国中古文学(汉—唐)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发表《不应忘却的“汉诗一派”——重提焦延寿〈易林〉》学术论文,对《易林注译》一书“致力于展现《易林》的文学美和实证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”予以首肯。

2002年夏,陈教授赴新疆乌鲁木齐参加学术会议,途经兰州,就《易林》作者考证、原诗校勘、注释和翻译等问题与笔者面对面交流,共同探讨,予以指导,使我颇受感动。此间福建师范大学郭丹、连镇标教授,华东师范大学郭豫适教授,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,山东师范大学刘彬博士,西北文化研究所彭岚嘉、雒鹏研究员等分别以书信、电子邮件等不同方式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,在此深表感谢。

十余年过去,新的《易林》校勘书籍亦有付梓。此次修订,就是在采纳以上专家和读者意见的基础上,主要参考

张善文《尚氏易学存稿校理·第二卷·焦氏易林注》及徐传武等《易林汇校集注》，对易林古诗原文作了进一步校正，同时对译诗部分作了适当的加工润色，使其更符合原诗的意蕴。

此次再版，将原书《易林注译》更名为《〈焦氏易林〉注译》，希望专家和读者继续关注此书，提出宝贵意见。

芮执俭

2015年4月

# 前 言

## 一

《易林》为西汉易学家焦延寿所著,所以又称《焦氏易林》。该书将《周易》六十四卦视为本卦,每一卦下面又繁衍出六十四之卦,即 $64 \times 64 = 4096$ 卦。它始于乾之乾,乾之坤,乾之屯……乾之未济;直至未济之未济,未济之乾,未济之坤,终于未济之既济。构成4096卦的完整序列。

《易林》在每一之卦下面,殿以解卦诗一首,共有古诗4096首。这些古诗涉及古代自然、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哲理、民谣等诸多方面的内容,算得上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,又有文学价值的优秀作品,其词汇的丰富与音韵的讲究都有不让于《诗经》的独特成就。两千年来在民间流传不衰,这是其主要原因。

《易林》一书唐、宋以来史籍皆有著录。唐人王俞认为,《易林》的内容“事本弥纶,同归简易。辞假出于经史,其意合于神明”,称其“言近而意远”(《四库全书·焦氏易林·序》)。宋代诗人黄伯思肯定《易林》“言辞雅淡,颇有可观览”(《四库全书·焦氏易林·序》)。明代文豪杨升庵精解《易林》佳句,赞其“古雅玄妙”,批评世人目不识宝,只将其视为占卜之辞,任其埋没(杨有仁《太史升庵文集》卷五三)。明代竟陵文学派钟惺赞叹《易林》古诗多有“异想幽情,深文急响”。称许此书“笔力之高,笔法之妙”,可将数十百言难尽之理,蕴含于其一字一句之中(钟惺、谭元春《古诗归》卷四)。清代

诗人李邕嗣《杲堂文钞》卷四《后五诗人传》说：“奇文奥义，识学兼造，当是焦延寿一流。”可谓赞赏之极。还有人称《易林》其书“似浑似隐”、“灵警奇奥”，不愧为“天下之奇书也”。现代学术大师钱钟书对此书亦大加赞赏，称《易林》中“异想佳喻，俯拾即是”，盖后世研读者以《易林》“与《三百篇》（即《诗经》）并为四言诗矩矱焉”（《管锥编·焦氏易林·占卜书与四言诗范》）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良运在其所著《焦氏易林诗学阐释·自序》中引闻一多对《易林》的评价说，《易林》是诗，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；它的“知周乎万物”的内容尤其是诗。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明邦认为，《易林》中的诗句“多采用古诗的比兴手法，具有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相结合，形象思维同抽象思维相互诱导的特点。有以古喻今、以小喻大、以近喻远的联想思维效果，大都情中有理，理中含情，情理交融，相得益彰”。称赞《易林》“诗句明白晓畅，引人深思，有雅俗共赏之妙，无矫揉造作之嫌。从切身事物谈起，便于读者触景生情，驰骋想象，通过日常见闻，启示深刻哲理”（王赣《大衍新解·序》）。

那么，《易林》以象用词、以形象思维表达哲理大体有哪些类型呢？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：一是借古喻今，以史为鉴，启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。如《未济之巽》：“一政多门，君失其权。三家专制，祸起季孙。”以春秋时鲁国“三分公室”的史事，阐发集中君权的重要性。《乾之豫》：“禹凿龙门，通利水源。东注沧海，民得安存。”歌颂大禹治水的功绩，强调通利水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、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意义。二是以自然喻人事，警示人们和睦相处，互助互爱，防止“如仇如怨”、“自相残杀”的不良社会现象出现。如《益之恒》：“鹿得美草，鸣呼其友。九族和睦，不忧饥乏。”《姤之小过》：“三虎上山，更相噬啮。心志不亲，如仇如怨”。三是以小喻大，以近喻远，诱发人们从中得出深刻教益的结论。如《旅之噬嗑》：“教羊牧兔，使鱼捕鼠；任非其人，费日无功。”《艮之

泰》：“放衙委辔，奔乱不治；法度无恒，君失其位”。四是以经典格言阐发哲理，隐喻人事吉凶祸福，为人们提供行为准则。如《明夷之比》：“深谷为陵，衰者复兴；乱倾之国，民得安息。”首二句借用《诗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语。《坎之解》：“寒露所凌，渐至坚冰。草木疮伤，花落叶亡。”发挥《周易·坤·六二》“履霜坚冰至”的思想。

《易林》4096首古诗的来源，是作者在长期观察西汉社会生活的基础上，吸收改编《诗经》，引用经史子集经典，收集整理民间歌谣，进行大量加工、制作，汇集而成的一部“神韵的诗歌总集”（邓球柏《白话焦氏易林·自序》），赋予了她优美的文学欣赏价值。

《易林·涣之益》：“邑长景行，来观拓桑。土伯有喜，都叔允藏。”这首古诗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即为：市长带着农业等部门官员来到乡村视察，看到柘林茁壮、桑蚕丰收的景象，高兴地赞不绝口，夸奖确实搞得很好。这不正像一条形象逼真的电视新闻报道吗！《易林·益之革》：“雀行求粒，误人网罟。赖仁君子，复说归室”（《师之需》略同），又《大有之萃》：“雀行求食，出门见鹞。颠蹶上下，几无所处”，可比三国魏文学家曹植《野田黄雀行》：“不见篱间雀，见鹞自投罗。罗家见雀喜，少年见雀悲。拔剑捎罗网，黄雀得飞飞。”《坤之既济》：“持刀操肉，对酒不食。夫行从军，小子入狱，抱膝独宿”（《复之剥》略同），又类古诗《十五从军征》：“舂谷持作饭，采葵持作羹。羹饭一时熟，不知贻阿谁。”《同人之蛊》：“龙渴求饮，黑云影从。河伯捧觞，跪进酒浆，流潦滂滂。”寥寥数语，将云来雨至的情境尽收笔下，刻画得惟妙惟肖。《乾之坎》：“酒为欢伯，除忧来乐”（《乾之兑》、《循之未济》略同），《睽之乾》及《蹇之同人》：“喜为吾兄，使我忧亡”，均为拟人表现手法，读来诙谐风趣。唐代文学家陆龟蒙倍爱其词，录“欢伯”入《对酒》诗：“后代称欢伯，前贤号圣人。”宋代诗人黄庭坚《谢答闻善二兄》九绝：“身入醉乡无畔岸，心与欢伯为友朋”，又“尊中欢伯笑尔辈，我本和气如三春”。诗文化

句遂相沿用。《大有之豫》：“雷行相逐，无有休息。”《坤之泰》、《坎之师》、《困之大过》略同，“休”作“攸”。钟惺编评《古诗归》，录此佳句入卷四，赞不绝口，称此“二语尽雷之性情行径”，杜甫之诗“何得空里雷，隐隐寻地脉”，“寻”字之妙本此，雷之性情尽具此一字中。钱钟书赞赏此二句“工于体物而能达难写之状”，生动形象之极，雷声似圆而转，尤如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所谓“电以为鞭策，雷以为车轮。”钱钟书说：“《易林》以声声相续为声声相‘逐’，活泼连绵，音态不特如轮之转，抑如后浪之趁前浪，兼轮之滚滚与浪之滚滚，钟嵘所谓‘几乎一字千金’也”。《归妹之豫》：“逐利三年，利走如神。辗转东西，如鸟避丸。”诗中不直言人求利不获，而言利畏人而逃避，用词之妙，正同东晋文学家陶渊明《乞食》所谓“饥来驱我去”。《复之恒》：“雨师驾驷，风伯吹云；秦楚争强，施不得行。”本指风吹云散，降雨未成，而写成雨与风相争持不下，一新视听，可谓以“雨欲退，云不放，海欲进，江不让”之笔意，写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卷地风来忽吹散”之景象。《离之遁》：“三狸搏鼠，遮遏前后。死于环城，不得脱走。”《恒之升》、《明夷之颐》、《丰之无妄》、《节之咸》略同。《离之晋》：“三虎搏狼，力不相当。如摧腐朽，一击破亡”，皆言众强敌一弱。《无妄之明夷》所谓“千雀万鸠，与鷓为仇”，则指众弱不能御一强。《蹇之坤》及《革之巽》：“兔聚东郭，众犬俱猎。围缺不成，无所能获”，又指纵使众多势强，而因谋虑不周，同样难保事情的成功。作者以象用词，信手笔下，随心所欲，变化万千，以此表达世态的无穷变换，警示人们改变隅见株守的固执心态，是《易林》古诗的长处所在。《未济之师》：“狡兔趯趯，良犬逐咋；雌雄爰爰，为鹰所获。”北宋史学家司马光《穷兔谣》：“鹞翅崩腾来九霄，兔命追窄无所逃。秋毫就死忽背跃，鹞拳不中还飞高。安知韩卢复在后，力屈但作婴儿号。”正是此情此景。前一首诗写狡兔虽逃犬咬却被鹰所捉获，后一首诗写穷兔虽免鹞爪而又落入犬口。《易



林》此诗短短十六字，看上去不正是一幅优美如画的浓缩郊猎图吗！

## 二

《易林》既然是一部与《诗经》相比美的文学作品，为什么世人知之甚少？此中不无原因：

其一，文字古奥，引典繁多。《易林》是两千年以前的作品。由于时代的久远，语言的变迁，她的古奥艰深的文字及对经史子集经典的庞杂引用，一般读者很难读懂。《易林》古诗中多用古字、通假，且许多字音与今不同，和《诗经》音韵一样，都属于上古音系范畴，有些古字古辞和繁体字今已不用，如“奔”作“犇”，“强”作“彊”，“粗”作“麤”，“气”作“炁”，“衣绡”作“衣宵”，“籛篠”作“遽除”，“匍匐”作“扶服”，“蜻蛉”作“青蛉”。通假字如“莫”与“暮”，“蚤”与“早”，“反”与“返”，“华”与“花”，“狼”与“粮”，“苦”与“枯”，“庸”与“用”，“蹇”与“蹇”。钱钟书“锥指管窥”《易林》第一首古诗，引文作“蹇”，释义用“蹇”，说明钱老至少读过两种以上版本的《易林》（宋本作“蹇”，元本作“蹇”），也可能是考虑了现代汉语中“蹇”义更接近于“口吃”。除古字、通假字外，《易林》“用韵之古，直同周秦”（尚秉和《焦氏易詁·序》）。《易林》中有些古诗，我们今天读起来不叶韵的诗句，如果用不同于今音的上古韵的读音表达出来，实际上是完全叶韵的，若用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》中的直音表述法，《易林》古诗中“车”古读为“居”，“殆”古读为“以”，“女”古读为“汝”，“下”古读为“虎”，“家”古读为“姑”。对于《易林》的音韵与声调，王力在其所著《汉语语音史·汉代音系》中做过专门研究，如《大畜之小过》叶“车去輿”，《比之革》叶“车去夫居”，《复之谦》叶“事已殆”，《师之损》叶“羽都家”，《大有之姤》“路慕家”，《噬嗑之无妄》叶“女与下”。可见，《易林》中所用古字、通假、音韵与《诗

经》是大体一致的。至于用典,单就《诗经》中收入的 305 首诗歌中,《易林》直接、间接引用的达 136 首之多。可以说,不读《诗经》,难懂《易林》,并非危言耸听。然而,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,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《诗经》是毛诗,为汉代鲁人毛亨、赵人毛萇所传,而西汉焦氏《易林》中引用的全是齐诗,与毛诗不同。齐诗今已不存,秦灭以后,汉时保存研究《诗经》的有四家,除毛诗外,还有鲁人申培的鲁诗,齐人辕固的齐诗,燕人韩婴的韩诗。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,毛诗盛行,齐、鲁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,宋以后仅存经后人整理过的《韩诗外传》十卷,齐诗也只有《焦氏易林》中才能看到了。清人王先谦著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所引齐诗的主要依据即是《易林》。今人陈子展《诗经直解》,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》,都对《易林》与《诗经》作过比较研究,如《凯风》篇,毛诗谓“有母不安其室”,齐诗谓“母亡思母”：“凯风自南,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,母氏劬劳”(《诗经·邶风·凯风》);“凯风无母,何恃何怙? 幼孤弱子,为人所苦”(《易林·咸之家人》)。王先谦说:齐诗“所称‘无母’、‘孤子’、‘为人所苦’者,‘人’即继母,故肱(《后汉书》有传)读此诗而感其意也”。又如《蝮蝥》篇,毛诗谓“棘淫”,齐诗谓“伤讒”：“蝮蝥在东,莫之敢指。女子有行,远父母兄弟”(《诗经·邶风·蝮蝥》)。“蝮蝥充侧,佞人倾惑。女谒横行,正道壅塞”(《易林·蛊之复》)。王先谦说:“《诗》言‘蝮蝥在东’者,邪色乘阳,人君淫佚之证”,“夫妇过礼则虹气盛。”这里,“蝮蝥”,《易林》引齐诗作“蝮蝥”。“蝮”通“蝮”,不能认为《易林》用字有误。《尔雅·释天》徐朝华注:“蝮蝥(didōng)”,本或作“蝮蝥”。虹的别称。再如,《诗经·齐风·南山》:“南山崔崔,雄狐绥绥。”此处“崔崔”二字,《易林·咸之贲》引齐诗作“崔嵬”。《诗经·小雅·苕之华》:“群羊圻首”句中“圻”,《易林·中孚之讼》作“羴”。尚秉和说:“‘羴’、‘圻’古通用,是焦诗与毛诗异,字非讹字。”这种毛诗、齐诗(或焦诗)在字面上的差异,《易林》中

还有很多。

其二,以象取意,以意用词。《易林》古诗大都与《诗经》的体裁相同,诗的主体大都是四言古诗,诗的风格大都为赋、比、兴。不同的是,“《易林》工于拟象”(钱钟书《管锥编·焦氏易林·蒙》),《易林》是在易象分析的基础上,再用赋、比、兴的表现手法的。同时,《易林》用象,“不是一象一意,而是一象取其多意。这就形成了它的审象是复杂、重叠的特点。审象的过程,也必然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交织、错综、往复的过程”(钱世明《易林通说》卷一)。这样,就为不懂易学知识的读者阅读和欣赏《易林》诗句造成了一定困难,正如黄寿祺所说:自唐以来,“很多人酷爱其辞,竭生平之力而考订其名物故实,终因不解失传之象而一无所获”(尚秉和《焦氏易詁·序》)。

《易林》每一首古诗,都是一个形象思维的产物。如《乾之泰》:“不风不雨,白日皎皎。宜出驱驰,通利大道。”乾卦(☰)上三爻变为阴爻,即得到之卦(“之”就是“变”的意思)泰卦(☷)。泰卦的第三、四、五爻组成互卦震卦,其伏卦为巽,巽卦卦象为风,风隐伏,所以说“不风”。第三、四爻组成半坎象,坎为雨,坎不全,所以说“不雨”。震为白色,乾为日,天地通泰,所以说“白日皎皎”。震为出,为驱驰,为大道,畅通无阻之象,所以说“宜出驱驰,通利大道”。但在《震之谦》中,震卦的卦象取意则与《乾之泰》中不同:“三人北行,大见光明。道逢淑女,与我骥子。”这里,震为人,数三,所以说“三人”。谦卦(☶)中,互坎为北,艮为光明、为道,坤为女,所以说“道逢淑女”。震为马,所以说“骥子”。当然,这是从易象上比较容易理解的诗句。再看《泰之益》:“凤凰衔书,赐我玄珪,封为晋侯。”从易象看,泰卦(☷)上坤下乾,益卦(☱)上巽下震,之卦中互体坤,坤为凤凰、为书,泰卦互体兑为口、为衔、为玄珪,艮为封,震为晋、为诸侯。这里三句话,作者通过易象分析引用三个典,组成

一首诗。首句据《初学记》卷三十引《春秋合诚图》，谓黄帝在玄扈山（今陕西洛南县西）拜受凤凰衔来之图；第二句据《尚书·夏书·禹贡》记载：禹治水有功，被赐予黑色的瑞玉（玄珪）；末句指周成王封叔虞于唐，其子移居晋水旁，改国号“晋”，称晋侯的史事（典出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）。《易林》如此用典者相当多。

其三，版本不一，讹误甚多。关于《易林》一书，就我们目前能看到的重要版本可归纳为两个系统：一是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本、《百子全书》本、《道藏》本、《增订汉魏丛书》本及《津逮秘书》本，书中简称《四库全书》系统版本；二是《丛书集成》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，书中简称《丛书集成》系统版本。尚秉和将《四库全书》本称为汲古阁本（汲古阁是明末江苏常熟毛晋藏书阁名），是以藏书地点为简称（见其所著《焦氏易林·例言》）。邓球柏称为明本，是以此书刊行的朝代为简称（见其所著《白话焦氏易林·自序》）。后一个系统版本，尚秉和、邓球柏均称为宋元本。宋本为黄丕烈嘉庆十三年刻陆敕先校本，存于《丛书集成》，元本存于《四部丛刊》。据尚秉和考证，汲古本实际上是宋本以前的又一宋本，所以“宋本、元本字同讹者，汲古往往能存其真”。从书中不难看出，这两个系统的版本具有明显区别：如《四库全书》系统版本《焦氏易林·乾之井》：“鼃鸣岐山，鳖应山渊。男女媾精，万物化生。文王以成，为开周庭。”这首诗《丛书集成》系统版本中“鼃”作“鸞”，“鳖”作“龟”；《四库全书》系统版本《焦氏易林·需之丰》：“韩氏长女，嫁于东海。多貌美好，宜家富寿，利得十倍。”此条《丛书集成》系统版本中无第三句“多貌美好”，“富寿”作“宜主”，“十”作“过”。

像这样同一首古诗，因版本不同而造成诗句之间差异很大的情况随处可见，“有时候同一题下之辞，有的版本字误句乱，根本不是诗，在另一版本中字正句顺，又成了很好的诗”（陈良运《焦氏易林诗学阐释·自序》）。就国内目前通用的大型辞书《汉语大词

典》引释《易林》古诗 400 余首,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引释近百首,从内容看《汉语大词典》引文出自两个系统版本,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引文出自元本,即《四部丛刊》本,其中不少词条引文及释义均有商榷之处。

至于近年来刊行的白话本或重印本,钱世明《易林通说》以《百子全书》为底本,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《传世藏书》本《易林》以《津逮秘书》本为底本,均属于《四库全书》系统版本。钱钟书《管锥编·焦氏易林》、王赣《大衍新解》、费秉勋《白话易林》、邓球柏《白话焦氏易林》则以《丛书集成》本为底本。这些不同系列版本的交替刊行,使得《易林》古诗各本差异甚大。其中字误如以“戍”为“戌”、以“羊”为“手”、以“决”为“快”、以“鹄”为“鹄”、以“睢”为“睢”、以“衙”为“御”、以“蚬”为“蜃”、以“城”为“域”、以“示”为“尔”、以“竟”为“意”、以“同”为“国”;词误如《师之旅》“注器”作“住猪”、《同人之比》“阪泉”作“阪兆”、《归妹之渐》“腰袞”作“袞骏”;句误如《屯之小畜》“摇心失望”作“淫心失望”,《小畜之未济》“三足孤乌”为“三足孤鸣”,《谦之益》“雄雌爰爰”作“雄雌受害”,《萃之复》“东关梁五”为“东间梁五”,《夬之泰》“青蛉如云”作“清冷如云”,《巽之师》“魁行摇尾”作“薄行搔尾”,《大有之屯》“莫如我垣”作“莫知我怕”。如此引用者比比皆是。这种由于引文失误而造成的结果,往往“一字之差,词气迥异”(钱钟书《谈艺录·宋人论韩昌黎·补正》),以至于“摇心失望”之“摇”,钱世明引《百子全书》本作“淫”后,将其译为“交媾的愿望落了空”(《易林通说·屯之小畜》)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句子。

各版本间的诗句互置、衍文、脱文情况同样不少。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易林·井之困》与《丛书集成》本《井之革》、《小畜之革》与《小畜之升》、《小畜之巽》与《小畜之兑》、《履之无妄》与《履之大畜》互置。衍文如《丛书集成》本《观之坤》:“继祀宗邑,追明成康。

光照万国，享世久长。”后面多出“疾病不医，下即蒿芦”二句，明显与前四句不协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焦氏易林·坤之小畜》正诗下多“四足无角，君子所服。南征述职，以惠我国”四句，而《丛书集成》本中此四句为《坤之履》诗句，其下又多出“敝苟在梁，鲋逸不禁。渔夫劳苦，连室乾口”四句。脱文如上海书店、文物出版社、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年联合出版的《道藏》影印本脱《兑之损》至《兑之未济》等 23 首古诗和《节之噬嗑》至《节之损》等 21 首古诗。

其四，学术界对《易林》一书存在争论，臧否不一。褒之者称焦延寿为易学名家，贬之者谓之易学末流。否定者谓此书不外乎“有韵之文，不得直谓诗”。清代诗人冯班《钝吟杂录》卷三说：“王司寇欲以《易林》为诗，直是不解诗，非但不解《易林》也。”钱钟书不同意这种看法，称其为“似是而非之论”，指出：“《易》有象而《诗》有比，皆拟之形容，古人早已相提并举”，“沈德潜《古诗源》录及箴铭，而不取《易林》”，可能是慑于冯氏之论。钱钟书说，《易林》至今流传于世，得以不废，不是因为它是一部占卜之书，而是因为其优美的文辞，已越“经部韵言”之境而“涉于诗”域，“诗家只有愕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岂能痛诘何故而坚拒之哉！”当代学者陈良运认为，《易林》之辞具有统一的格式，句式多为整齐的四言体，这就具备了诗的形式，较之《诗经》的风、雅、颂，只是篇幅短小，无章、节之分。《易林》以占卜形式出现，数量又如此之多，其中确有大量缺少诗味的韵语，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好诗，约占十之二三。这些好诗有切入现实生活的人生歌哭，有抽象情思的具体化描写，有日常生活哲理的广度开掘，有口语入诗的艺术魅力，堪称优秀诗篇。这些好作品杂处散落在非诗之韵语中，需要我们提着一根诗的神经去辨读。钱钟书和陈良运对《易林》一书的评价是中肯的。遗憾的是，钱老对《易林》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肯定并未引起当代文学界的重视，以至于现代各种版本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及钱钟联等主编

的泱泱 500 万字的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，均没有给《易林》应有的一席之地。

### 三

鉴于《易林》版本甚多，古诗往往各本大有出入。这部《易林注译》，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版本：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二是上海古籍书店 1960 年出版的《丛书集成》修订重印本，三是中国书店 1981 年刊行的《焦氏易林注》木刻印刷本。同时参阅《百子全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道藏》及《四部丛刊》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底本之一的尚秉和《焦氏易林注》木刻印刷本，是尚秉和生前好友仵道益与董维城、董维坤兄弟于庚辰年（1940 年）合力校订、雕刻刊行的，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校勘最好的一个版本。

尚秉和费数十年之功，精研《易林》，从中研寻出许多人们久已不谈的佚象，发现了《易林》中久已失传且与《周易》有关的内外卦象、互象、对象、正反象、半象、大象等及一百二十余象的应用规律，并验之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占象，《逸周书·时训》的准象，《周易》之卦象，从而发现它们全都吻合，使得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易林》和《周易》的用象，由以前的对立而得到统一，认为《周易》无象外之辞，从而解决了旧所不解且不可胜数之易象问题，在《易林》及象学研究上做出了空前的贡献。尚秉和著有《焦氏易詁》十二卷，《焦氏易林注》十六卷，《易林评议》十二卷。王晋卿称其所著的《焦氏易詁》“将二千年易家之盲词呓说一一驳倒，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”，叹为“千古绝作，以今世竟有此人著此绝无仅有之书”（《焦氏易林注·序》）。《焦氏易詁》的研究成果在《焦氏易林注》中得到充分应用。

尚秉和《焦氏易林注》（以下简称《尚注》）所用底本有三：一为



宋本，即今《丛书集成》本；一为元本，即今《四部丛刊》本。这两种版本内容大致相同。一为汲古本，即今《四库全书》本。尚秉和对三种版本回还互证，穷搜博考，分析易象根源，考证林词依据，核勘版本沿革，纠正音韵说谬，逐字注释，对二千年误解《易林》之辞一一订正，应当改正的他都给改正了，包括《易林》原诗个别有误之处也不例外。如《大壮之大有》“褒后生蛇”句，尚氏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考证，褒后即周幽王后褒姒，相传褒姒是龙涎化玄鼃转生的，“玄鼃，蜥蜴也，亦非蛇”，更不能谓“褒后生蛇”，当为《易林》之误。《屯之观》：“东邻嫁女，为王妃后。庄公筑馆，以尊王母。归于京师，季姜悦喜。”尚氏据《春秋》三传考证，庄公元年，鲁国在城外建造王姬（周王之女）的行馆，王姬非王后。又桓公九年，纪国季姜出嫁到京师，为周桓王后，林词全用此事，“庄”当为“桓”之误（钱世明《易林通说》卷二《泰之益·说》认为，“庄公筑馆”与季姜“归于京师”是时间、人物各不相同的两件事，此处混为一谈，是《易林》之误，可备一说）。

由于尚秉和校勘《易林》，不主一本，择善而从，经他校注的《易林》可以说达到了精益求精的程度，这在《易林》研究史上是空前的，对此不再赘述。这里需要向读者说明几点：

一、对于《尚注》校勘《易林》原文中仍然存在的个别问题，本书依据《四库全书》及《丛书集成》两个系统的版本，参考史书及诸家研究成果，予以修正。句误如《师之离》“西过王母”句中“过”当为“遇”，《比之遁》“捐功弃力”句中“捐”当为“损”，《同人之贲》句中“矧绝”当为“鞫绝”，《夬之井》“骧困于衔”句中“衔”当为“御”，《睽之遁》“孟己己丑”当为“孟夏己丑”。脱文如《尚注·贲卦第二十二》中脱《贲之观》条，《升卦第四十六》中脱《升之革》条，《未济卦第六十四》中脱《未济之讼》条，《兑之同人》缺末二句“遗吾福善，与我嘉惠”，均依两个系统版本增补。另外，《易林》古诗之间略同



者百余条,如《坤之萃》:“褰衣过河,涧流浚多。赖遇舟子,济脱无它”,《讼之萃》略同,“涧流浚多”作“水深渍罢”。但《尚注》引两首古诗互校,第二句均作“水深渍罢”。凡遇此类情况,若两个系统版本古诗均有别者,则不依《尚注》进行更改。

二、凡《尚注》未能考释清楚或考证有误的地方,依据史料,博采众长,重新予以考释。如《乾之乾》条中“胡言连蹇”句,以钱钟书考释最为精当。《大壮之兑》条中“触石肤寸”句,以严修《公羊传·僖公三十一年》注最为贴切。《兑之损》:“夷吾相桓,三归为臣”句中,“三归”依杨伯峻《论语·八佾》注,解释为“市租”,不按《尚注》释为“台名”。《旅之损》:“岐伯悦喜”句中“岐伯”用王赣、邓球柏说,释为“文王”,不按《尚注》释为“名医”。《晋之大畜》:“贾辛丑恶,妻不安夫。”《尚注》将贾辛与贾大夫混为一人。据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:魏子给贾辛讲述叔向说“贾大夫”长得丑,娶妻而美,其妻三年不言不笑的故事,并非贾辛丑。贾大夫与贾辛当为两个人。该条的原文及释义,《易林》及《尚注》均有误。《兑之比》:“嵩融持戟,杜伯荷弩。降观下国,诛逐无道。夏商之季,失福逃走。”注者往往不晓“嵩融”为何人,尚秉和也认为“嵩融持戟”不得解。实际上诗中引用的分别为《墨子·非攻下》与《明鬼下》记载的两则神话:首句指天帝命火神烧夏城而桀亡,第二句指西周时大夫杜伯无辜被杀,死后三年化为厉鬼报复,射杀宣王的史事。从内容看,“商”当为“周”,“嵩融”即传说中的火官之神,《墨子·非攻下》作“融隆”,《吕氏春秋·孟夏》作“祝融”,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、《国语·周语上》作“回禄”,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、《楚辞·离骚》作“丰隆”(也有人认为丰隆指雷神,与祝融有别),各书均为音近字转之用法不同而已。据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,火神祝融即炎帝之裔,水神共工之父,《易林》作“嵩融”,其称谓虽不见于史书,显然是以象用词。比卦(䷇)上坎下坤,互艮为山,“嵩”取“山”义,艮亦为戟、为手,所以